



此，經常帶子女到醫院，接觸不同的病人，用身教感染下一代。



宋黃凱欣與丈夫宋安理，育有兩女一子，現時一家五口長居剛果，繼續散播愛心的種子。



Joyce 懷著助人重見光明的熱誠，二〇一二年和丈夫在剛果創辦非牟利眼科手術中心。

女醫生落戶剛果 助窮人重見光明

一個生活於大城市的香港人，遠赴落後的非洲剛果，開設眼科診所，並長居異地，談何容易？宋黃凱欣 (Joyce) 做到了。

落後、悶熱、缺乏物資，她不以為苦，連婚後生子，她也帶進被大樹包圍的醫院裏撫養。

她是心繫非洲成千上萬窮人的家庭醫生，也是三個孩子的媽媽。丈夫宋安理，並非真的姓「宋」；而是來自非洲加蓬，名字叫 Henri Samoutou，是她大學時在眼科診所當義工邂逅的。

2012年，他們決定在剛果北部成立「目養計劃」(New Sight Congo)，開設當地首間非牟利眼科診所，讓非洲貧窮人口重見光明。即使中間充滿了挫折與跌跌撞撞的摸索，開辦眼科中心費用沒有着落，樂觀的她仍然笑迎挑戰，堅持留守非洲，為他人燃點希望。



撰文：林艷虹
攝影：郭錫榮
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
sylvialam@hkej.com



今年專程從剛果回港，在香港李寶輝聯合世界書院分享她的非洲故事。

一提到剛果這個非洲國家，不期然令人想到連綿不斷的內戰、血腥屠殺，在糧食短缺中掙扎求存的低下階層。以非洲為背景電影，不計其數，《剛果驚魂》取材於剛果貧窮地區，《黑鷹15小時》更描述了非洲索馬里無政府狀態的兵荒馬亂一面。今日，非洲人走在街上，是否隨身佩帶AK步槍呢？

「我住在The Republic of Congo (剛果共和國)，而不是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(剛果民主共和國)。以前有打仗，現時很安全，很平靜的。」Joyce表示很多人將這兩個國家混淆，前者位於非洲的中部，後者屬於非洲西部。

她在剛果共和國北部一個省份Likouala，位於市郊的先鋒基督醫院 (Pioneer Christian Hospital) 開設診所，診眼已兩年。「一家五口住在醫院，應該是當地最靚的一間屋，因為有地板。」

「這邊的家庭會否有槍械？」記者不時聽到，非洲居民時常因爭奪水源、地產而發生爭執，在家中、在放牧時會隨身攜帶槍械。

「有的人是會的，但我們太窮了，不會有。」她在街道常見的是大菜刀和名為Machete的彎刀，幾歲的小朋友也會經常拿著Machete。「不是因為要殺人，而是要獵殺蛇蟲鼠蟻，他們要種菜、斬樹。」

「那裏，非洲多獅子、老虎嗎？」
「我住的地方沒有，屬於熱帶雨林，叢林為主，常見馬鹿、鹿，是首都東北部，較為偏僻。」她指在窮鄉僻壤生活，很難想像「效率」兩字，或有穩定的聯繫途徑。

沒有時間觀念的國度

Likouala的官方語言為法語，主要民族語言有林加拉語 (Lingala)，Joyce即席教記者一句當地話：「Lingala的「昨天」是Lobi，「明天」也是Lobi。」連昨天、明天都不分，可想而知，當地沒有時間觀念。「到銀行提款，要坐在銀行等一天，有次試過要等一個星期。」

醫院位置偏僻，由首都布拉薩市到那兒，沒有陸路。「一是坐船，需要兩個半星期。二是搭飛機，一星期有三班航班，但試過等了十九天才有一飛機，還要等二十八天才拿到行李，因為航班經常取消。」
不似香港的生活節奏，她稱非洲什麼都慢。「香港人最怕浪費時間，做事要快而準，知道伸有一分鐘可以到地鐵。而在非洲要很有耐性，每做一件事，需花很多心機和時間，看似很忙，但又不是做得快。」

籌辦診所，是一件大工程，事事要親力親為，最大挑戰是運輸問題。「出發前託運了一百一十箱物資，差不多九個月才到齊，現時盡辦法做好，因為藥會過期。」

Joyce說Likouala夏天最高氣溫達38、39度，雨季的夜晚即使清涼，也有二十多度。醫院沒有冷氣，電



Joyce就讀拔萃女書院時，曾獲「香港傑出學生」殊榮。

話90%無信號，連做手術也要暫性用電。莫說兩年，要一個都市人關掉手機，不碰電腦、不上網、不對外通訊一天，都無法忍受，曾經，Joyce也有過猶豫的一刻。自幼於溫室成長的她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從小在教會長大，曾跟隨父母去泰國北部宣教。1993年畢業於拔萃女，憑著優異成績，獲獎前往United World College of Atlantic in the UK (下稱UWC) 讀書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讀醫科期間，走到加蓬 (Gabon) 一家非牟利醫院實習。

「大學時代，背著一個大背包和許多夢想。我有四個月實習，計劃兩個月去非洲體驗，另外兩個月回港認識男朋友，哈哈，因為在英國已經談崩，找不到合適的人。」

走到非洲做義工，起初她沒有想過能認識對象，反而，宣教士們無私貢獻的精神令她大為感動。「加蓬這個熱帶雨林的醫院，非常原始，利用水力發電，人人都很熱心，有耐性，宣教士、醫生、護士很頑強，不怕困難和辛苦，這種樂於助人的精神，我十分佩服。」

但她覺得，自己沒有這本事。「回望自己，既是獨生女，又嬌生慣養，少少不方便已覺辛苦，我習慣有冷氣，但非洲的醫院有風扇已算奢侈。有一次，需要進來點火，無論怎樣我都不肯點。時常思念家人，又怕吃蟲鼠蟻，你問我有什麼冒險精神？坦白說是沒有的。」
於是，她在日記中寫下七個不能做宣教士的原因。「告訴神，去非洲服務是無可能，自己無耐心、無能力，怕吃苦……覺得是搞錯人。」

遇見最似耶穌的男人

內心掙扎是否適合留在非洲，最後她還是留下來。翌日回醫院做義工，就遇到了高級眼科手術技師宋安理，雖然只是一面之緣，已被他的謙卑個性、對病人的愛和關心深深吸引。她忍不住寫信給朋友，興奮地說：「今天我遇見了最似耶穌的一個人。」



Joyce就讀拔萃女書院時，曾獲「香港傑出學生」殊榮。

1995年，彭定康在UWC演講，Joyce代表致謝辭，並與一眾學生合照留念。

那夜凌晨三點醒來，忽然預感他將是地一輩子要愛的人，內心忐忑。「第一，覺得自己是否病了？以為患有瘧疾或者什麼，導致胡思亂想。第二，要是我父母知道我嫁給非洲人，一定會殺死我。第三，不知道他是否已婚或有女朋友。」

短短兩星期的相處，奠下了一生的感情。隨著實習結束，Joyce回到英國讀書，往後四年，兩人分別在英國和加蓬，沒有電郵，沒有電話，只靠寫信維繫感情。父母知道她和貧窮落後的非洲人談戀愛，擔心她被騙，後來也漸漸接受了。「許多人覺得我去非洲付出很大代價，但我覺得父母為我付出的代價更大，我不想多說，怕會忍不住喊。」

2004年，二人在香港註冊結婚，2006年，夫婦二人帶著出生不久的大女兒前往加蓬一家非牟利眼科中心，繼續幫助非洲人重拾光明。後來，他們在英國成立慈善組織「目養計劃」，並籌募資金在剛果創辦首間眼科手術診所。

根據世衛的統計，每五個盲人中有四個是可以治療或預防的，白內障等眼疾在發達國家其實很容易治療，但在非洲貧窮地區，人們沒有條件，病情一拖再拖。「他們長期在太陽強烈的農地工作，或者在新樹時，意外被碎枝刺傷眼睛。」

在剛果失明或視力受到嚴重損傷的人超過十六萬，超過50%的人民生活在極度貧窮當中，每日收入不超過港幣8元，情況比加蓬更糟。「當地糧食短缺，只能逐粒碾碎玉米磨成粉，通粉也只能買五粒，他們沒有衣服，或者只有破舊的衣服，小朋友穿不合身的成人衣服，生活艱難。」

對於城市人來說，每天衣食無缺，每天剩下大量廚餘，然而，當地人每天都是三餐不繼。「許多人認為，如果勤力就可以擺脫貧窮，香港有很多機會，但在非洲，即使很勤力，亦都難求突破。」

成立眼科診所初期，他們沒有宣傳，不夠資金，還要面對教育問題。「當地人沒受過教育，怕眼睛被切

開，這需要耐心講解，與他們建立關係，同時培訓當地的醫療人員，讓他們未來自立，這些都不是一時三刻的事。」

大部分病人一旦離開自己家園，等如放下生計。最近，丈夫告訴她，有一位患青光眼的女生已多月沒到診所取眼藥水，病情嚴重了，最後很痛苦到交通費，但又沒有能力付診金。「她一直擔心，來到沒有錢支付，所以，是否貧窮的人較容易開心呢？其實，他們經常要拋下尊嚴，很難受的。」

診所提供免費醫治，Joyce仍然鼓勵有能力的人付出。「我們發現肯用金錢換取藥物的人，會較為珍惜，如果免費派藥，他們遺失的機會，不滿意水的機會較大。」如果無力支付，也不介意安排病人以簡單的工作代替手術費用。

「我們沒有洗衣機，有時會把衣服給他們洗。有些人會帶食物如香蕉來以物易物，丈夫早上跑步時，試過有病人送來公雞感謝，我們不好意思拒絕，於是收了。割雞的時候，順道家畜，讓子女進行一課醫學教學，認識動物內臟，基本上我們見到什麼就教。」

為何不能滿足女兒心願

Joyce育有兩名子女，分別為八歲、五歲及三歲，不似一般家長，硬性追求名校和不斷的補習，而在剛果成長，能夠讓孩子見識到很多城市裏學不到的東西。「全是我自己教，這邊的學校一本書都沒有。」

Joyce一家人都愛藝術，中學時代演話劇的她，最愛到博物館和劇院。「大女兒兩歲時，看見小提琴，很想去學，但在非洲連洗頭水都無得買的地方，如何讓她學小提琴呢？我鼓勵她學放笛或鋼琴，媽咪可以教，她說ok，但仍然想學小提琴，於是祈禱。她每次祈禱，我便心痛，為何小朋友想做的事，我不可以鼓勵？」

恰巧，有位曾經擔任小提琴老師的護士，前來當義工，讓她的女兒體驗了九個月小提琴之樂。「可惜，她已經離開非洲，大女兒又再祈禱，希望有個又曉小提琴和芭蕾舞的人前來，哈哈。」

不少家庭擔心，把子女留在落後的非洲，會否太危險？她笑說：「五歲的兒子非常活躍，喜歡跑，曾經推過三次柏角，摔了四隻牙，當地沒有牙醫，這是最危險的事，做母親的會心痛，幸好那時有位美國牙醫來當義工，感激神。」

影響她人生觀很深的是UWC的教育，與超過八十個不同國家的同學，一起學習和居住，在多元文化中，令她擴闊眼光，更具同理心。「有些人覺得非洲那麼遠，不關我事，但當你一到當地醫院，自然會觸動每個人內心感覺，很想關心別人。」

她想起有一次在家中搗派對，邀請當地小朋友來吃自助餐，他們把碟中的食物，堆得滿高一坐山，完全不理會後面的人。「不是種族歧視，而是人很容易對別人有偏見，香港人會覺得，這些小孩沒有禮貌，以後不讓自己的小朋友跟他們玩。但當你得知，他們平日窮到無得食，就會明白，不要用第一印象判斷人，反而需要更多同理心。」

貧窮和眼疾的問題沒完沒了，在偏遠之地難免感到孤立無援。不過，讓她感到欣慰的是，香港、英國或世界各地的UWC的校友，都很支持和鼓勵她，為病人創造更多重生機會。「我和丈夫從來沒有想過是慈善或是什麼機構，有時，在街道遇見康復者跟你揮手，他們能夠重拾生計，小朋友重返校園，就知道留在非洲服務，培訓當地人去幫助自己人，就是我們的目標，起初計劃七年、十年時間完成，但世界變得快，充滿未知之數，惟有繼續做下去。」

想了解更多支持計劃，可瀏覽「目養計劃」網頁：
www.newsightcongo.com



在英國UWC與超過八十個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學習。



1978年，Joyce與母親在澳門旅遊時合照。

宋黃凱欣小檔案

英文名：Joyce | 年齡：三十八歲

宗教：基督教

家庭狀況：與丈夫Henri Samoutou育有三名子女

學歷：1993年畢業於香港拔萃女書院，獲獎入讀United World College of Atlantic in the UK，之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讀醫科。

職銜：醫生、「目養計劃」(New Sight Congo) 創辦人

1978年，Joyce與母親在澳門旅遊時合照。